

與印尼相互勾結關係的是出於印尼陸軍的行動，今後匪與印尼關係如何，將要取決於印尼陸軍掌握中央政府實權的程度而定，在陸軍發言地位日見增高情勢下，匪與印尼關係殆惟有長期惡化之一途。

自共匪駐印尼商務參贊處，被陸軍搜查後以迄十月廿五日為止，共匪已向印尼提出了三次抗議；印尼的人民團體在陸軍無形支持中正在推進着如火如荼的反共匪運動，雙方的這種緊張關係已超過一九五八年至六〇年交惡的情形，對匪絕交的呼聲已由回教政黨主持的數萬羣衆大會和代表陸軍意見的報紙發出，此舉意義在預示印尼的對外親共政策已面臨破局，勢必被迫改變，外長蘇本照將成為被清算的一個目標。印尼陸軍為了把握人心，還會有更多的強烈反匪措施，以造成在事實上切斷對匪外交的形勢。

## 五 結語

印尼流產政變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乃是給印尼播下的有的顯現；有的潛藏；有的蔓延滋生的內部危機，這將會招致更大的動亂。其最易見的情況，

# 越戰和談問題

陳紹賢

在侵略者堅決拒絕「無條件會談」的情勢下，美國的「以戰求和」政策已在作步步退讓的修改中。半年來她經多次的求和努力，且得到四十國的幫助，徒勞無功，反而增長了敵人的光焰，縱使和談舉行，其隱伏的危機有不堪設想者。政治家等的諭言良諫，該是華府當局的晨鐘暮鼓罷！

他們對兩季勝利的信念幻滅之後，還在堅持其談判的四項先決條件。

今春以來，越戰和談的聲浪，隨戰局的發展而或高或低，不絕如縷。華府亟求戰爭和平解決，曾多次宣告謀和的意旨，并透過各種關係，多方從事和談的試探。國際間對越戰停火議和的呼籲也會甚囂塵上；但各國的動機不同，作用自異。河內受北平的操縱及莫斯科的鼓動，拒絕無條件談判，直至

首先是蘇加諾和陸軍的嫌隙與日俱增，勢難避免一場權力鬥爭。由此而導致的軍中派系相競；陸空軍之對立；國民黨內左右兩壁壘之分裂，在在都可演為政變迭起的亂局。

其次是印尼共黨活動的嚴重問題，印尼共黨號稱擁有一百萬黨員，兩千萬以上之遍及農、工、青年、婦女等組織的外圍份子。此次印尼共黨雖策動政變失敗，但藉機武裝農、工、青年羣衆的計劃則已部份實現，其逃入中部爪哇山區者，必將建立游擊根據地，以越共為藍本，發展另一武裝叛亂示範區；其潛入地下者，亦必將伺機呼應，成為散佈於印尼各階層之火種。印尼陸軍除對上項嚴重問題必善謀對策之外，尚有如何挽救經濟崩潰以改善民生的難題，此一難題不易有短期見效的良策，但却是易被印尼共黨利用以製造社會混亂，因擾陸軍的溫床。

印尼的最大危局已由陸軍的反共行動挽救了第一步，不過，它還在動亂四伏之中。真正解救印尼危局的途徑，是先使印尼重新回到自由世界，這就要看印尼陸軍在當前有無此一毅力與勇氣。

」。華府的這種政策叫做「以戰求和」。我們要透視越戰和談問題，須先檢討它的這一政策。

## 一 美國的「以戰求和」政策

本年二月初，越戰進入逐步升高之後，從三月一日起，美機空襲北越，由過去作被動的報復轟炸，改變為主動的攻擊轟炸。此種戰略，據說是「說服戰略」——繼續實施空中攻擊，去迫使敵方接受談判的戰略。這在二月間國務院發表的越南問題白皮書中已有所啓示。它指出美國過去對越戰略的抑制使用，已不足抵抗北越的侵略，所以「美、越政府將繼續採取必要的防禦行動，以反抗來自北越的武裝侵略，直至河內政權決定停止它的南侵，或越南的和平與安全得到有效的維護。」（註一）這種語氣，表達了一種「以戰迫和」的戰略。後來才演變成一種「以戰求和」的政策。

「以戰求和」政策的出現，首見於詹森總統四月七日的巴特摩爾演說；再闡明於五月十三日他的華盛頓演說。這兩項文件的有關內容可為研究這問題的主要根據。

在前一演說中，他說明北越對越南侵略，而「河內的統治者是受着北平的驅策」。他進而聲明：「美國決不會被擊敗；決不會感到厭倦；決不會撤退，不公開撤退，也不在一種無謂協定的掩護下撤退。」但「在尋求和平解決越南的辦法上，將永不後人。隨時準備無條件的會談，為達到和平的目的。」（註二）

在後一演說中，他指稱：「在這一戰鬥中，我們唯一的目的是要證實武力將遇到武力對抗——武力征服是徒勞的。侵略不但是錯誤的，並且是行不通的。」他再聲明：「美國準備舉行無條件會談。世界大多數非共國家都贊成這種無條件會談。如果北越現在到談判桌前來，那顯明是符合他們的利益。戰爭繼續下去，而沒有談判，對於他們將只是損害，而談不到征服。中共的意圖顯然是：無論它的盟國犧牲多大，也要戰爭繼續下去。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越南，而是整個的亞洲。」（註三）

這兩項宣告表明了「以戰求和」政策的主旨，顯見已修改了白皮書發表

前後華府的政策立場——北越須先停止侵略，才有和談的基礎。

## 二 匪、俄、北越的反應

在形式上，美國以戰求和的直接對象是北越，但北越的背後有共匪和蘇俄。匪、俄歷年的利害衝突，到了今年，因越戰升高為尤甚。他們對北越的爭取，為其加深關係惡化的主因。北越內部原有親匪與親俄兩派的對立，但因它與中國大陸地理毗連，各種關係格外密切，權衡了利害得失，親匪派佔上風。華府曾想利用匪、俄矛盾，企圖以某種諒解，取得克里姆林宮的同意，去促成北越接受和談。哈里曼以度假為名，到莫斯科從事這種試探，而沒有結果。因為對北越的控制權已落於共匪之手了。

蘇俄妒忌着共匪騎在北越的背上，但為了維持它在共產陣營中的位置，只得繼續其對北越的軍援關係——特別是飛彈的供應。可是它對於美國求和活動的反應，乃至對國際間和平呼籲的反應，差不多都是跟共匪放「馬後炮」。這可舉出幾件顯著的事實來證明。

四月七日，詹森的「無條件會談」發表後，共匪迅即發出堅決反對的反應。蘇俄起初透過「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反應，其措詞相當的保留，到了十四日才由莫斯科電台播出露骨的反對聲明。

五月間，關於柬埔寨問題舉行國際會議的消息，引起國際的注意。因為這會議的舉行固為談判對柬中立的保證，但也為藉此機會，促成越戰和談的進行。英、俄、法、美都有如此的了解。且據四月二十八日法國新聞部長培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發佈的消息，證實俄外長葛羅米柯同意蘇俄參加這一會議。（註四）次日，周恩來宣稱：「反對美國利用舉行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繼續作誘使越南人民去降服它。」（註五）因之，莫斯科就向倫敦表示：不以日內瓦會議共同主席名義召開此一會議。

六月間，不列顛國協會議組織五人代表團，去謀求越戰的和平解決。蘇俄也跟共匪和北越拒絕該團前往商談。對此事件，聯合社駐莫斯科記者柏拉西爾（Henry S. Bradsher）評論道：「關於越南問題的任何事件，蘇俄已表現得沒有能力了。河內和它的支持者——北平既然拒絕國協和平團，克里

姆林宮已無可選擇，只有隨之拒絕了。」（註六）當時紐約時報有一社論，指稱莫斯科的這一舉措，是爲了畏懼中共的宣傳攻擊。（註七）

八月初，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和印度總理夏斯屈聯合發出越戰停火談和的建議。八月九日，共匪透過它的「人民日報」聲稱，狄、夏的建議爲替「美帝」爭取侵略的時間。莫斯科對此，避免正面說話，但重彈它的老調：美軍必先撤出越南，然後才有談判。

綜上觀察，可知共匪的反應是主動的，領先的。蘇俄則每於躊躇觀望之後，而爲被動的、落後的反應。其致此之因，就是蘇俄既爭取不到北越，而又不能放棄，正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在此情況下，不難了解北越爲何堅拒無條件會談，而堅持它的四項先決條件。——一、美軍全部撤出越南，並終止攻擊北越。二、撤除在南、北越的外國軍事基地和駐軍；禁止對外軍事同盟及外國駐軍。三、越南人民依「民族解放陣線」的方案，解決越南內部事件。四、聽任南、北越雙方人民和平地重行統一他們的國家，不受外國的干涉。

近來有些揣測性的報導，說是河內可以修改它的談判條件。但最近北越「總理」范文同還重申那四項條件。他並且強調地說，他們準備長期戰爭，即使它將花費至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再看！十月十六日河內播出他們給美國加州巴克萊城反戰示威團體「謝電」的內容，更可否定那些報導的真實性了。

越戰中匪·俄·北越三角關係是複雜與微妙的，但美國求和政策之受阻，其主力在於共匪。這種事實已够明顯了。哈里曼是最了解這種情況的。他於此次訪俄回國時對記者們指出：蘇俄已捲入與中共爭取共黨世界領導地位的競爭中，所以她未採取行動，去使北越同意談判。他又說：「依我看來，和平不在蘇俄的手中，而在北越的手中。北越受中共援助和煽動。中共願冒戰爭的危險，蘇俄則希望藉和平方法去達成共黨取得世界。」（註八）

### 三 華府求和的新路線

七月下旬，在華府舉行過一週的對越戰略高層會議之後，詹森在記者招待會發表的聲明中，關於越戰和談問題有兩點的宣告：一是要求聯合國運

用一切資源和能力，去尋求越南和平的途徑；一是表明可循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協定的宗旨，去接受在國際監視下越南或全越的自由選舉。這兩點開闢了

美國求和的新路線，值得我們的重視。這裏可先譯述其全文（註九）

「如果聯合國及其職員們或一百四十四個會員國中任何一國能以行爲或言辭，無論出於私人的或公開的，使得我們更接近一個榮譽的和平，則他們將會獲得美國的支持與感激。」

「我已訓令高德柏大使今天到紐約去，立即向宇譚祕書長移交一封函件，要求聯合國運用它的一切資源、能力及其偉大的威望，去尋求在越南中阻止侵略與導致和平的途徑。」

「我們並不企圖毀滅任何政府，也不貪求任何寸尺領土。但我們堅持，並將始終堅持越南人民有權在國際監視下的越南或全越自由選舉中，去選擇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只要我們能予以防阻，必不致有用威力或恐怖，以加於他們身上的任何政府。」

「這就是一九五四年協定的宗旨。今已被共黨殘暴地破壞了。雖則這些協定的構成是可悲的軟弱，它的宗旨還是引導着我們的行動。」

美國爲求越戰的和平解決，曾透過聯合國去表達她的政策立場。但過去他謀和的主要途徑並非在聯合國總部，而是開闢於倫敦、莫斯科、巴黎、華沙、渥太華、伯爾格萊德、開羅和新德里等地。詹森會說：「爲着舉行和談十」他此次正式要求聯合國去覓取和平，這在形式上可認爲改取了一種新的路線。

最堪注意的，乃是一條實質上的新路線。對於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各項協定的內容，美國當時並不完全贊同，所以不予以簽字支持各該協定的「最後宣言」。之後，美國也不會表示接受各該協定宗旨的引導。詹森此次的這點聲明是第一次。

在他的這點聲明中，提到在國際監視下舉行越南的自由選舉，或全越的

自由選舉。前者與他的巴特摩爾演說中「要求一個獨立的越南」的意旨一致，可是後者——全越自由選舉，固然合乎日內瓦協定的宗旨，（由人民自由選舉，去達成全越再統一。）但是，就美國的援越政策看來，不能不認為一種修改了。

四 和談途上的危機

現階段美國的越南政策是：在軍事上維持一種僵局；在外交上竭力去求得和談的實現。敵人已看穿她這底牌的弱點，所以用堅拒的手法，迫使華府對「無條件會談」的境界步步降低——由起初拒斥河內的四項條件，降低到晚近詹森所說的：「河內已提出它的建議（指四項條件），我們準備討論他們的建議和我們的建議以及可能受影響的任何政府的任何建議。」（註十一）又關於越共參加談判問題，華府起初表示，「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並非一個政府，不得參加。繼則聲明，不反對北越代表團中有越共的人員。不久詹森又聲稱：「越共在派代表及表達他們的意見方面不會有困難。我認為那不會成為一個難克服的問題。我認為可以解決那個問題。」（註十二）

像這樣的步步退讓，固然爲了追求和平，而委曲求全。但在敵方則視爲可以利用的弱點，而氣焰高張，戰志益強。如此情勢，不但會導致戰爭的延長與美國求和的目的愈離愈遠，而且可能深植下未來和談途上的危機。

美國已握越戰的勝券，但不求勝，而反求和。這種違背常理常情的做法，影響所及，已動搖了其國內的人心。共黨乘虛煽惑，美國各地的反戰示威運動又是熱烈起來了。那都是極少數人的行動，不難在法律與輿論威力下壓制下去。不過共黨的毒素已散佈其中，假如和談開始之後，那潛伏的危機是要隨時爆發的。

假如世局將無大變，今後或在美國極端讓步之下，或在她轉而加強軍事壓力之下，越戰總有講和的一天。在共黨的教條中，政治是軍事的延續；議場是戰場的化身。他們長於玩弄詐術，必然利用談判期間，去準備擴大侵略。美國朝野今日的最大希望既是談和，一旦希望達到，勢必鬥志鬆懈。跟着

在那談談打打的漫長歲月中，更會使美、越的士氣民心低落下去。這種危機之嚴重是不堪設想的！

願洛氏艾氏等的這類呼聲成爲華府當局的暮鼓晨鐘！

五四年十月廿五日完稿

Record of North Viet-nam's Campaign to Computer South

Viet-Nam, PP. 28-29

11 President Johnson's address, Baltimore, April 7, 1965

111 President Johnson's address, Washington, D.C. May 13,

1965

Paris, April 28, 1963, A. H.

五十五 London, April 29, 1985, CNA-UH

— 6 — Henryk Lwański z wspaniąłym, Moscow, June 24, 1903, A. I.

Peking's War by Proxy,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63

Marshall spoke at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 Aug 3 1965 A P

President Johnson's statement at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 July 28, 1965

註十一 註十一同註九都見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9, 1965, P. 51